

□赵先超

芒种，斗指丙。一直无雨，庄稼无法耕种。“烛龙在天，赐东夷雨泽大地，俊不胜感激。”从立春起，姒俊已经在长勺寨连续三次祭天，请求烛龙赐雨。

姒俊的祭天地权由王母钦定，凿齿跳崖后，她亲自来立柱顶宣读唱诗令：玄鸟姒俊，驯稻有方，凿齿化夷，白蛇为苍。自此，姒俊取代凿齿，成为莱泰大地新首领，部落图腾：一条白蛇绕着一支玄鸟，部落名“莱夷”。

一

后来，我知道，王母亲自上天荒找烛龙说情，烛龙最终下了一点点雨，降在河沟里，让莱夷人挑水上山才把粟稻种上。王母跟我说，烛龙有两件事生气，一件与姒俊有关，一件当时看无关。有关的是，姒俊接收王母地权管理后没有及时向烛龙祭拜，烛龙认为他很不懂事；无关的是，烛龙此时感情不顺，追求羲和、常羲和娥皇均未果。他有些自暴自弃，经常昏睡过头，该下雨时刮了风，让长勺地带越发干旱。

农作物种完后，姒俊筹娶吕娥。凿齿跳崖后，娥母被众人从洞中抬出来，总算捡了一条命，眼睛却已失明。吕娥发誓：“母复光明，大婚拜天地。”

姒俊坐在酒肆一筹莫展。我翻阅了王母的《不老书》，只有喝烛龙圣水，眼睛方可复明。人力岂能和烛龙争执？姒俊灰心丧气。

上年大暑，姒俊、吕娥同行前去长勺山寨，这座山是部落争斗的必争之地，山寨之巅正对北斗星杓，距离竹山、枸状山、泰山均在三百里之内。

凿齿跳崖前说的“长勺寨南”，究竟何意？姒俊曾跟我提及，一直想搞明白。姒俊和吕娥甩出藤条，攀上长勺山寨南面的悬崖峭壁，进入悬崖上一洞口，视野开阔，宛若世外，奇花珍草遍地。还有一种大鸟，有翅膀但不太飞翔，喜欢行走觅食。大部分为红色，发出响亮的叫声。终日与凤凰相伴的吕娥，顺手给它们起个名字，叫“鸡”。

他们一边说着话，一边往洞里走，这群“鸡”一路陪伴。突然一阵刺耳的叫声传来，群鸡四散，十几头野兽扑过来，姒俊拿出弓，一支骨镞射出去，一头野兽倒地。慑于他们强大的力量，这些动物也顺从地跟到了他们身后。

这群未曾见过的动物，我却熟悉。它们在昆仑泰山常见，是王母的宠物，王母叫它们“猗猗”，不久后莱夷家家户户饲养猗猗，他们管它叫“猪”，还说有猪陪伴才叫家，男女成婚，喜欢用猪当嫁妆。

是年叶落时分，姒俊管这种时节叫秋分。我整理了一首唱诗，飞速报王母，几天后，“莱夷”部落大人小孩都在唱诵此诗：东嵎人西进，战于长勺寨北，东嵎不战而降，“莱夷”改“东夷”。

记忆中，这是我作为唱诗人第一次得到王母肯定，她说我的职责就应该是协助她采集和传播凡间大事，不要拘泥于人世间儿女情长。

二

“东夷”图腾为一条白蛇，身上长一对玄鸟翅膀，王母曰：翼蛇。王母在立柱顶授姒俊权杖时，天空七斗星闪烁，杓柄熠熠闪光，突然雷电交加，雷声隆隆，王母曰：俊统夷族，劳苦功高，恪守祭道，今雷声隆隆，东夷图腾即刻改叫翼龙。

此后，姒俊治理下的东夷古国越发强盛，被海内外、大荒诸地称为“龙国”，王母命他辖制大地四方所有人

族，也有西方人族私下称其为“东国”。

事实上，我去向王母禀报姒俊与东嵎的战事时，她很吃惊，东嵎自古为蛮荒之地，擅海战，食生鱼，不守伦常，子敢骂父，为何一见姒俊不战而降？我告诉她，姒俊在长勺寨的矿石洞里炼制出了铁器，王母问：“有多厉害？”我说：“亲眼所见，一刀轻轻划下，一头猪瞬间劈成两半。”王母说：“何为猪？”我回：“就是猗猗。”王母立刻起身，虎豹纹衣在夕阳照射下异常威严恐惧。良久，她说：“都怨凿齿，我把凡间惯坏了，竟然敢杀我的猗猗。”

立秋。吕娥陪母睡觉，她做了一个怪梦，她爬到了摸摸石上，这五块巨石叠加在山巅，当地人婚后都去摸摸石许愿生子，这里也是毕霞牧羊的地方。她曾告诉吕娥，坐在那里，她能看见昆仑泰山，似乎还能听到王母跟她的对话。

梦中，吕娥摸完石头后，摸摸石突然坍塌，石头下面显露出一条石头古道，一直延伸到毕家台祭祀用的黑薄板。黑薄板下压着一条白蛇，白蛇说她已在此500年。她知道，烛龙身下就是一泉圣水。白蛇说，“我一直梦想到天荒看看，就好奇凭啥跟我长相差不多的烛龙能管理天荒，我却不能上天？结果烛龙把我压在黑薄板下，还设了九个咒语机关。”

东夷在姒俊带领下，庄稼颗粒无收，因为烛龙的脾气越发怪异，他掌管的日子升降经常错乱，幸亏东嵎人带来的捕鱼技术，让族人勉强果腹。

姒俊来酒肆，难得一见他喝醉了。他问：“白泽，你是百事通，你说凡人真不能上天吗？”我说：“凡人要是上天了，就不是凡人了，就成了人神。”

立柱顶不是一座普通的山，人间传说，山上埋着硕大的金轱辘，用它可以造车，直通天荒。王母有一次黄酒喝多了，她跟我说，立柱顶是除了昆仑泰山外，与天荒最近的地方，只有四千仞，就可以到达天荒。她本来已经命凡人建造了千仞立柱，却被烛龙临时毁约。烛龙认为天荒之上，只有他以及天神才能居住。王母作为地神，代表烛龙管理凡间，在得到烛龙允许下，才可上天禀报。

唱诗令：上天言好事，下界报平安，一家之主。

那段时间，吕娥常来酒肆，一边喝酒，一边念叨着九个咒语机关，我突然想起，曾经有人来换酒，家住立柱顶北十里，是一小聚落，名“尧舜”。他换酒用的是一个玉器，名“囚牛”，他们相邻有个聚落，古名“蛇九关”，王母册封姒俊辖地图腾为翼龙后，“蛇九关”改名“龙九关”，分别由头关、嘴关、脖关、腰关等九关组成，地理位置险要，外族难以入侵，每一关都有一个玉器族徽，号称“龙生九子”，“囚牛”就是其一，这个聚落中落后，被尧舜统一，九个图腾散落不同家族。

我知道，以姒俊的首领能力，找齐“睚眦”“嘲风”“霸下”等九个图腾，并非难事，难的是，即便白蛇已经压在黑薄板下修炼了500年，以其道行还是以升天。

翌年春耕，又大旱。长勺寨上，姒俊祭奠：“黄时已到，龙要抬头，俊决然上天讨公道。”他用九个玉器开启黑薄板下的石门，一条白蛇缓缓而出。

青龙之生

(中)

白蛇直奔立柱顶，似乎蜿蜒千里。蛇头下面两边有翼，一侧是跟随姒俊的玄鸟，一侧是吕娥的凤凰，白蛇摇摆着巨大的身躯，从立柱顶尝试飞天，几次都是飞跃到两千仞，就飞不动了，不得不返回地面。白蛇发出咆哮，卷曲在立柱顶山巅，眼神沮丧。翌日早晨，太阳东升，白蛇再次攒足精神，腾空之际，姒俊大弓一拉，一个金轱辘射向白蛇，瞬间变成蛇爪，一连四射，白蛇有了四爪之后，在空中腾飞翻滚，姒俊将藤条一甩，骑上白蛇，旋即不见踪影。族人们惊愕不已，长久对着天空发呆。

吕娥呢？我在人群中扫视她的身影，突然看见，她被天空一道闪电劈进石门，石门又紧紧封闭，好像没有打开过一样。

三

昆仑泰山，瑶池之上；三月初三，蟠桃盛会。

凿齿跳崖后，肥子古国献贡的蟠桃越来越差，陆吾从三年前，尝试在瑶池边的玉虚峰种植蟠桃，如今终于成熟。三只青鸟衔着又红又大的蟠桃放到王母身边的彩陶豆盘里。镶嵌着绿松石和水晶石的象牙雕筒里，装着我从东夷带来的铁刀。王母用黄酒饗喝了几口花雕，女丑正好用铁刀把蟠桃削皮完毕，王母吃了一口，望着远方，讷讷地说：凿齿啊凿齿。

姒俊离开毕家台后，王母派来女丑主持东夷事务，女丑兼任有沃国大祭司，她一到东夷，加强了祭祀礼仪，每家每户每天晨起第一件事必须是跪拜王母，感谢王母赏赐一天的日月光辉，晚上睡觉前再面对王母祈祷一次，感谢王母赐予一天的恩泽。每隔十天，在毕家台祭拜昆仑泰山，每三十日在立柱顶进行大祭。族人婚娶丧葬也要祭拜，女丑规定，婚娶用红布，丧葬用白布。立柱顶祭拜时，我还被女丑招呼去吹黑陶礼乐。女丑要求，凡大小祭拜一律摆放祭祀白陶，上刻王母坐像，祭拜者跟随女丑重复高呼三遍：千秋王母，恩泽东夷。

东夷族人在繁重的祭拜礼制下，逐渐荒芜了庄稼，更严重的是，王母禁止凡间养猪后，凡人的日子越发困难。有些人开始冒险打獐子，有人被獐子吃了，有的则吃了獐子。为了争抢水源和牛羊，聚落之间烧杀掠夺，房子被烧毁，很多人流离失所，我的酒肆成了庇护所。

夜，一个女巫捂着受伤的胳膊一瘸一拐摸进酒肆。受伤起因是，到了三十日祭拜时刻，淮族人拒绝祭拜，赶着零星小雨去种粟了，她拿着祭祀樟木把一名淮人打死了，遂遭遇淮人反抗，将她打伤。

王母极为生气，穿上她的虎豹纹衣，并佩戴了最长的虎牙，带着十巫和青鸟，浩浩荡荡杀到东夷，当场宣布两件事：一是，今后凡袭击神者及巫者，一律诛杀整个聚落；二是，姒俊飞至天荒，东夷由女丑暂代首领职务，十巫辅佐，不服者斩。

一时间，东夷危机四起，此刻正在天荒的姒俊又面临怎样的处境呢？很多年后，姒俊跟我淡淡地提及了一次，他说那是他最艰难的一次抉择。

蛇族上天化为龙，这是烛龙定下的修炼规矩。白蛇驮着姒俊飞上天穹，

疲惫地卧躺在天荒脚下，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了，只见白蛇似乎头上奇痒无比，它不停地蹭向旁边的巨石，突然间，头上冒出两只角。在天荒的高热之下，白蛇开始蜕皮、挂鳞。“我眼看着白蛇化角龙，再化为应龙，我想骑上它快速找到烛龙，却不承想我们连烛龙手下的虾兵蟹将都打不过。”

又饿又疲惫的姒俊和应龙很久找不到一点水，也找不到食物，向上望一片混沌，周边是一望无垠的海水，时而狂风大作，时而电闪雷鸣。他们昏迷在天荒，姒俊似乎进入梦境，他遇到三个仙女。

烛龙追求三仙女不成后，便将她们困在了蓬莱阁。恰好，白蛇托着姒俊莽莽撞撞，跌落此处。应龙在蓬莱阁用了羲和的灵山之药调养后功力大增，按照羲和的指示，它驮着姒俊和羲和一路往北寻找烛龙所在地天荒昆仑墟，烛龙盘旋的身下自然就是天荒圣水，烛龙亲自看守，不允许任何天神靠近。他之所以成为宇宙之神，就是靠圣水洗身提供无穷神力。

他们历经了很多艰险。夕阳西下，应龙驮着姒俊、羲和盘旋在昆仑墟九门外，夕阳照射在应龙身上，红霞耀眼，只见羲和掏出象牙梳，梳起了乌黑的一头长发，姒俊则为羲和头发上插上桃花。为烛龙看门的开明兽，心脏剧烈跳动，脸红不已，呆呆地看着桃花般的羲和。手里的五色长矛，重重落下，直接穿过天荒，插进东夷大地，那里的人族看到从天而降的五色长矛把大山插掉大半，露出一个巨大的山崖，人族吓坏了，赶紧找来女丑，女丑一番祭拜，此地改名五色崖。

开明兽失去战力，应龙顺利过九门，终于与烛龙对视凝视。

烛龙怒斥：“等你们好久了，凡人敢大闹天荒，定当尸骨不存。”姒俊则怒骂烛龙，身为天帝，不做天事，任凭凡间天灾人祸横行，不配做天龙。

姒俊手持巨斧，骑着应龙，与烛龙厮杀。应龙喷水，烛龙喷火，难分胜负，就在烛龙分身乏术之际，羲和拿出葫芦，灌满圣水，从开明兽穿破的天穹一落而下，把圣水直接送到了我的酒肆。

后来，羲和跟我说，等她再回到天荒时，肚子突然很痛，生下十日，火红的十日高照天穹，也让烛龙失去了火的神力。不能喷火，战斗力大减，烛龙眼睛一闭，黑夜来临。此刻常羲又生子，月亮高高挂起。原本，烛龙睁眼为日，闭眼为夜，不料此时，瞬间被姒俊的孩子们取代了日月掌控。

唱诗云：帝俊娶羲和，生十日，娶常羲，生月十有二。

烛龙悲愤不已，暴怒无比，在天穹排山倒海式碰撞，只见东夷大地海啸喷涌，汶河东流，烛龙两角直接撞断，跌落凡间羸牟聚落。两角跌落处，后世起名为“北龙角”及“南龙角”，不远处是烛龙身上跌落的化为灰烬的龙鳞，这里后世遂叫“灰堆”。

再这样下去，烛龙一定会让天地俱毁，应龙来不及多想，直接奔向烛龙，用自己的身体紧紧缠绕住烛龙。正在双方角力到深处的时候，烛龙发出一声低沉的喔喔声，应龙也发出喃喃的一声呻吟，天地回归正常。

两条龙萌生了情感。烛龙冲向地荒最北方的钟山；应龙几声哽咽，直飞地荒之南，后被当地尊称雨龙。两龙生子为鼓和窳窳，龙族繁衍裂变，日益庞大，成为天神们最重要的坐骑，这是后话。

(本文作者为资深媒体人，现供职于电商行业)